

回到老家成了客

李晓

中秋节那天上午，我陪老郑回到他老家山梁时，有薄薄的一层雾在飘荡。老家，似乎还以羞怯模样迎接游子的归来。

一头跪在地上的老水牛，正伸头舔拭槐树上的露水，老水牛一见老郑，深潭一样的目光怔怔地望住老郑。老郑蹲下，心里生起柔情，他想到了老母亲慈爱的目光。

六年前母亲就走了。母亲生前总失眠，而今长眠在老家土地里终于叫不醒她了。老郑在南京，没有为母亲送终，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母亲还去井里提了一桶水回来，突发言肌梗塞就走了，像她的性格一样，不愿给人添麻烦。有一年，老郑把母亲接到南京城，那一段时间母亲整天困在屋子里不愿意出门，饭菜上桌时，她不愿意坐在桌上吃饭，怯生生的，就像在老家一样，一个人端个小板凳坐在

一旁，默默扒拉完饭后就开始收拾那个家。有一次出门，她忘记儿子的家了，在电梯里上上下下好几圈，后来还是邻居把母亲送回了家。一个多月后，母亲执意要回家，临别拉住老郑的手反复说，给你添麻烦了，那一刻，老郑的心好疼。

老郑考上大学那年，我还在读高一，全乡轰动，其父杀了一头猪宴请乡邻，邻村的我和母亲去了，乡长也来了，还在宴席上发表了讲话，勉励他学成以后报效家乡，村长接过乡长的话拍拍胸脯大声说：“我这个位置，到时可以让出来给小郑嘛！”乡长呵呵一笑说，你那个位置还不行，至少是我这个位置。

老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在南京一家机关单位，在做到科长那一年辞职经商了，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今年中秋老郑早早跟我邀约回老家看看。三年前的中秋，老郑在南京城想念家乡夜空的月亮，我赶紧让乡人拍照，尔后我发到

老郑的微信上，让他在秦淮河边的都市里，枕着家乡的一轮月亮入梦。每当节日来临，看到都市里的人候鸟一样回老家过节，老郑也会欣慰地想，我是有老家的人，有根的人。

中秋节那天中午，我和老郑在他一个表弟家吃饭，表弟用刚收割的新米煮了南瓜干饭。见表弟媳做饭用煤气罐，老郑有些失落：“不用柴火做饭了么？”表弟忽然懂了，吩咐妻子用柴火做。土灶里的柴火欢腾，燃得噼啪响，青砖屋顶上的老烟囱里，袅袅环绕的炊烟漫到云层里去了。老郑深呼吸了几口炊烟的气味，咂咂嘴说，想的就是这个味儿啊。

下午，老郑到父亲的坟头祭拜。“爸，妈，我回来了。”在父亲坟头点上一支烟说：“爸，我今天陪你抽。”老郑戒烟多年了，他今天要陪父亲抽完一支烟，风赶来，父亲坟头的烟明明灭灭闪烁着。“你爸啊，走之前想喝一口红糖水。等红糖水端到嘴边，刚艰难地喝上一小口，就婴儿哈奶一般吐了出来。”他又

想起了母亲对他说的话。

在老家住一晚么？我问。老郑摇摇头。表弟客气地说，哥，不要走，我杀一只羊。老郑坚持回城里去，还说自己属羊，也不吃羊肉。

一群羊在山地上走着，绿草起伏如浪，羊朝老郑咩咩叫着。老郑感慨说，它们都认得我啊。我点点头说，郑哥，我们身上，都还有老家的气味。

回城路上，老郑在城里的大姐打来电话，说在酒店预定了一桌宴席，让老郑直接到酒店吃晚饭。老郑要我陪他一同去。丰盛的宴席散去，大姐让弟弟在她家住。喜欢清静的老郑一个人回了宾馆住。

城里是雾天，皎洁明月没有出现。在微信朋友圈点赞出的月亮晒图时，老郑突然感觉胸口生出一个黑窟窿，是不知道啥东西能够填充，让人发慌的空洞。

晚上，老郑做了一个梦。梦里，老母亲蹒跚着罗圈腿，沿着墙根磨蹭着走过来责怪他，儿啊，为啥不回家住。老郑从梦中惊醒，夜凉如水。

第二天早晨，老郑对我说，这次回老家，突然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客人，以前母亲在时，无论如何都是在家里住，而今母亲没在了，感觉兄弟姐妹之间由亲人变成了亲戚，热情与客气之中有了一种无形的距离。

父母在，家就在，父母没了，家失去了老树根须下的簇拥，树与树之间，是彼此的领首致意。这是老郑的感叹。

海的念想

叶紫

如果你
听过海潮的吟唱
你更会向往
浩瀚无垠的海岸

好想和你
去吹吹风
踩过柔软的金沙
踏浪

夜空苍茫
孤星光闪
我们憋着气
坐拥天亮

报更星

杨柏榕

早晨的东海上，
有一颗明亮的启明星，
比太阳还早起，
用第一束亮光宣告黎明。

黄昏的西山上，
有一颗明亮的长庚星。
比太阳还晚落，
在夜色前留下最后的光明。

早晚的天边上，
都有一颗报更星，
早晨叫醒人们去劳动，
黄昏告诉人们休息。

启明，长庚，
年复一年，不怕暑冬。
为人们守时报更。

生瓜梨枣

张世斌

我小时候跟奶奶在鲁西南农村生活，记得在杏儿还青涩时，孩子们就总想尝鲜。可摘下来一吃，酸得双手捂腮帮子，我就有很多次，吃酸杏吃“倒牙”了。

那时大人们爱说“生瓜梨枣，逮着就咬”。当时我理解“生”是说还没熟，长大才知道“生”是生鲜的意思。

小孩都爱“偷”邻家树上和瓜园里的瓜果，摘下来不能吃就扔掉，所以大人们不让小孩们过早的乱摘。

“偷瓜”是农村少年大都有过的经历。孩子们从瓜地旁路过，眼睛往里一扫，青皮的“冰糖罐”，绿中泛黄的“面甜瓜”，青中泛白的“白兰瓜”，似乎在向少年们招手。诱人呐，不钻进地里摘个尝尝，那便遗憾死了。此时，小伙伴大胆的串掇胆小的，胆小的跟着大胆的，滋溜就钻进瓜地，每人摘下一个就往外跑。看瓜人还没反应过来，孩子们已经跑远了。看瓜“老神仙”大都在后面喊：“想吃到瓜棚来吃，别把瓜秧扯坏了，嗯，这些孩子。”

在瓜果成熟的季节，无论到了谁家的果树下、瓜园旁，主人见了大都会热情地招呼：“来来，摘个尝尝，自己种的不值啥钱。”过路的人说摘就摘，也没不好意思。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瓜梨枣，逮着就咬”这几个字的含义，渐渐有了字面以外的理解，它是农民的质朴、真诚和热心肠。应该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水果熟的季节，走到谁家树下，都能随便摘来尝尝，主人大都不“抠门儿”，即便是主人不主动招呼，人们也会向主人说一声“摘个尝尝”，“说”和“动手摘”几乎同时。这个举动，表现的恰恰是诚实和爽直。老家的话说得很幽默，说“拿自己不当外人”，体现着“民风淳朴和邻里和谐”。

也有个别不让“逮着就咬”的。我们村东北角有一大片果园，品种多，杏树、海棠树、梨树、石榴树、柿子树，整个夏天和秋天，树上挂满了果子。园主叫“麻子”，老头抠门儿，谁也不能进他家果园。他眼神不好，只要听见动静，就拿着长拐棍出来边舞边喊骂。越是这样，调皮的孩子们越逗他，从果园旁路过时有意弄出点儿动静，逗他舞着棍子喊一阵。后来才知道，老头不能下地干活儿，一年到头就指导着果子卖点钱过日子呢。

我们家在村后边的水坑旁，栽了三棵杏树，一棵一个品种，有黄有白，有酸有甜，成熟也有早有晚。奶奶总是捡熟得早的甜杏先摘一些下来，看见别人家的小孩子爬树“偷杏”，就喊“慢点儿，别摔着！”然后再说，“家里有摘下来熟好的甜杏，到家里来吃吧。”

如今“生瓜梨枣，逮着就咬”的场面不见了，由它而产生的故事也成了传说。



留得残荷听水声

唐宁侠 摄

自然的生命景象

李红霞

呼伦湖，又名达赉湖，她是透彻的、恭敬的，有时又是威严的，当我领略了她宠辱不惊的神采之时，更是背叛了内心封存过的所有美景。

得原谅自己的移情别恋，这是身不由己。当野草芬芳，阳光亲吻万物生灵，饥渴的目光即刻包容了所有的色彩，这就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慷慨。

最终，海拉尔河水引入了呼伦湖。呼伦感受到了爱，恢复了往日的容颜，那是海拉尔河的慷慨。

日暮山远，羊群流淌，野花静立，阔朗宁谧……草原的黄昏继续着美丽：祥和、安宁，多姿多彩。

她终归是大气端庄、善解人意的。谁也无法不及她了解牧人的心思：追逐草原，迷恋花草，放牧着昨天和明天。她也同样深解牧人

之乐：睡在天大地阔的大帐里，牧人的梦才是香甜而自由的。当抒情的杯盏合着长调响彻夜空之时，呼伦的胸膛就充满火一般的炽热情怀了。

历史有时又是用来舒展和承续的，她吸收了多元的民族文化，又以坦荡的胸襟、独特的文化滋润和养育着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子民，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亲朋。有时她会思念贝尔。为着贝尔，她有过怅惘，也有过期待。在异国他乡，贝尔以别样姿态与他自己、与呼伦隔界相望。

唯有美好才是吉祥的唯一注解——让这世间永恒的美好，恰如其分地盛开在茵茵大地。

再辽阔的生命湖水，也会有岸汀芝兰，静影沉璧；再苍茫的大地也有晨雾中踟躇的勒勒车。天高地迥，寥廓悠远，呼伦湖水在一年中韵律有序地歌唱让人荡气回肠。

春秋往复，朝代更迭，一股股新时代的民族血液及精神文化激活了呼伦湖生命的机体。她吸收了生命进程中所有虔诚的目光，元气依然充沛，正待绽放新的生命活力。

像风一样飘过城市

欧阳

疏，连出租车都招呼不到的地方，如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全然是现代化城市的画卷。

东单现在的人气还旺吗？在长安街路口，东单街口两边一边是翠绿的假山，另一边是绿色繁茂的粉红花树，有若干人在照相留影，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种节日的装扮，会为城市注入盎然生机吗？

继续向北，除了协和医院陌生的新楼外，感觉王府饭店也有些陈旧了。而在街道东面，应该还是低矮的旧城胡同模样。这么说是因为史家胡同以北，一直到北新桥，沿着街道的东边，全都被幕布遮挡着。幕布不高，推测并不是想重构建筑，或可能是给老房子换身新服装。

东单到东四，沿街流动的人潮虽然没有网络开启之前繁乱，但继续着不变的时尚影像。

再后就是地坛、和平里。这时候我才发现，我行进的这一路，总体来说，长安街北边的房子似乎不及天坛南面的城郭有现代色彩，北二环以外到三环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建的街区已然有点儿“老城”的式样。

平房、四合院，砖混小楼，加上钢筋水泥和钢结构入云楼，不知道城市到底是老，还是年轻。然而一路上街上的行人主力军却依旧充满着年轻的活力，就算建筑老了，新人充斥的城市显然会继续年轻。

然后到了元大都遗址公园，公园里一枝月季花孤零零地摇曳着还鲜亮的花朵，

不知道它的心情是不是和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一样。

一阵风吹过，裹挟了我的汗味后离开了。我回过头看着尘土已久的元大都，看着曾经城市过、荒芜过，如今已是绿植覆盖经年的走廊，试图通过地面上的树枝树叶找寻远去的风，结果一无所获——风消失的无影无踪。

再看“最后的玫瑰”，它就算是开始凋谢也应该不会伤感，来年春天仍旧会带着花儿来。风，也一定会再来——不只是明年，而是任何时段。

骑行暂停的我，站在满目青翠的“元大都”一隅，想到曾经的城市早已经不在了，一时有点恍惚，有点梦幻。

那些在城市游走过、驻留过，在人为世界刻写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代，来过了，又消散了，就像风一样飘过城市，像风一样销声匿迹。那些四合院的原初住客，那些钢构宏大建筑的作俑者，在有限的年月里，看上去似有痕，但终究还是会随着风，被风，磨蚀、风化得如尘土一样。

今天我穿城而过，时间扩展数十年，那些拆了然后又新建的人为建构，那些在城市飘过的人，那些如“最后的玫瑰”般的生命，却不断地在我的心中穿越而过……

拂面而来的是我汗渍，随时随地、无时无刻的风，在穿过我的世界时，也会让我的情绪，让他人纯粹精神融进它看似瞬间却恒久的生命力里吗？我念想着会。



注：都安是广西的一个少数民族县。“北语”是北京语言大学简称。都安是北京语言大学对口扶贫帮扶点（县）。